

历代诗文中的天姥山

唐樟荣

天姥山，既是一座自然的山，又是一座文化的山，这情形与泰山相类。作为一座自然的山，她位于浙东新昌县境内，在新昌尚未建县前，则在剡县境内。作为一座文化的山，则远远超过其自然之山的名声。她的得名，源于东晋名士谢灵运开山，享高名于唐代大诗人李白梦游。历代以来，名人纷至沓来，歌咏不绝，诗文蔚为大观，这也是无用赘言的事实。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勃兴，天姥山因其名声卓著，各地出现竞相争夺现象，一时天姥山有位移之感。沧海桑田，虽或时有变迁，但泰山巍峨，屹立于齐鲁大地，何曾见它位移到了河南？新昌天姥山也是如此。争论名山，徒然为媒体增添热闹谈资而已。但在这一片喧嚣声中，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历代诗文中的天姥山，以正本清源，倒也并非完全无益吧。本文仅举诗文中之萃萃大者，为之申说，并求教于读者（因笔者前次已有小文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谈及天姥山在剡中的证据，故于李白诗文从略）。

先从谢灵运开山说起。谢灵运有《登临海峤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一诗，其云：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瞑投剡中，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倘遇浮丘公，长绝子微音。这也是较早提到天姥山的著名诗作，而且明确提出，天姥山为天姥岑。岑者，小而高的山之意。说明相对于北方名山大川，它自有其特点，也说明，此乃谢灵运亲至其地所作，而且最后两句，定位了它在人们心目中高人云霓，与天相接，可以此升天成道的道家色彩。因此，谢灵运被尊为天姥山开山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诗中所言，天姥山的方位，在剡中境内。当时（据考，谢灵运此次出游时间为元嘉六年即

429年）他从始宁山庄（今浙江嵊州市三界镇附近）出发，且发清溪阴，溯剡溪而上，从强口到新昌，约60里路程，故已经天黑，乃有瞑投剡中宿的经历，其地点，应该在今天新昌县城境内，但当时新昌并未建县，只是石牛镇而已（石牛地名，刘勰碑记中已有记载）。故清邑人陈宁燮《沃洲古迹》一书有云：想其步石牛之镇，距木鹤之峰（即天姥山），岩峭岭稠，犹数十里，茅茨仅援得四五家，遇田父之好客，修丈人之古风，因止宿焉。这样的猜测还算不很离谱。至于后人包括成化《新昌县志》所言，因谢灵运宿此，为建康乐坊，那是难以稽考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研究专家顾绍柏先生（曾著《谢灵运集校注》）认为，本文开头所引用之谢灵运诗题之临海峤就是天姥山，当时新昌属剡，隶于会稽郡，天台称始丰，隶临海郡。以临海峤代替天姥山也是说得通的。谢灵运开道一事，记载于《南史》谢灵运传中，其云：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工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蹶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说明其财力雄厚，门生奴仆甚众，而且率性而为，有放浪形骸之状。这些，都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所向仰慕。

谢灵运写此诗后，又有《游名山志》写到天姥山：天姥山上有枫千余丈，萧萧然。天姥由此声名远播。不久刘宋朝廷遣画师状天姥于团扇，即元嘉团扇，名闻朝野，事载《宋书州郡志》。

再说李白。根据李白年谱等书记载，李在开元十二年（724）出蜀远游，二年后便从广陵（今

扬州）到剡中，在开元十四年（726）写了《别储邕之剡中》，诗云：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准备在剡中天姥山“拂石卧秋霜”，即有隐居之意。据此可知天姥山在其心目中的位置，为以后梦游天姥，留下伏笔。而天姥山之享得名闻天下的大名，自然得益于李白之梦游诗。据李白研究专家安旗所言，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与其《蜀道难》一样，既写实体，又有极深之寓意和寄托，是李白诗中首屈一指的杰作，故此诗一出，名动天下。

再说杜甫。杜甫与天姥山的关系，仅有回忆之作《壮游》诗提及。其云：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据杜甫研究专家陈贻焮《杜甫评传》，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二十岁，游吴越，至开元二十三年（735）二十四岁返回东都，他的游历路线，也是从鉴湖过来，到剡中，上天台，归帆拂天姥，说明从海上回去。在诗圣杜甫笔下，天姥山与剡中关系，还是清晰的。

再说白居易。白居易与天姥山关系密切，不下于李白。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头陀僧白寂然（即白居易从侄）因游沃洲山，见白道猷、支道林、竺道潜遗迹泉石俱在，依依然如归故乡，恋不能去，浙东廉使、也是白居易好友元稹为其卜筑，后任廉使陆中丞助其缮完，建起沃洲禅院，三年而禅院成，五年而佛事立。信众云集，禅风振起。白寂然遣其门徒僧常赞带图与书信，请从叔白居易撰记。当时白居易居住在洛阳，听常赞介绍后，挥毫写下《沃洲山禅院记》这篇史实准确文采飞扬的名文。其开首即有云：东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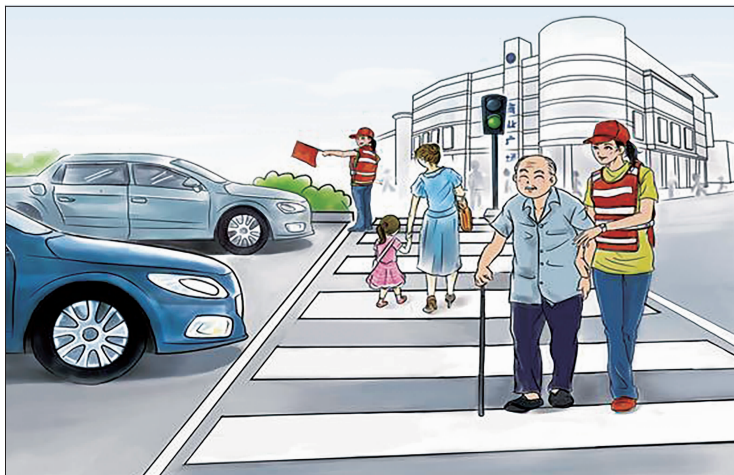
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接着又云：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开洞，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有乾、兴、渊、支、道、开、威、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暹、印凡十八人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刘恢、许元度、殷融、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霞、袁彦泊、王蒙、卫玠、谢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正如浙江新昌地方史专家陈百刚先生在《浙江新昌石雕弥勒大佛的历史文物价值》一文所言：“开出这一系列名单，有重要意义。数点一下这些人物，当时宗教文化界一代名流，王谢大族中的才人集团，几乎网罗无遗。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时代思潮支配下，他们都聚集到新昌的灵山秀水之间来了。这就使得新昌这样地处山陬的弹丸之地，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成为文化传统积累十分宏富的地方，流风余韵，影响极为深远。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是对浙江包括越中及其剡中文化底蕴的了解十分深入而透彻的，从这篇禅院记中即可见一斑。这还不说，就此篇文章开头，即把剡中沃洲天姥并列为东南山水眉目之所在，钟灵毓秀，不可方物，比喻之恰当而精确，非大手笔不能道。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沃洲天姥至于剡中，是须臾不可分离。试想，世上岂有眉在剡而目在台或别处之怪事吗？白居易所言之眉目，意义在山水本身紧密相连，更在于此地在六朝时期高僧名士云集荟萃，钟灵毓秀非特指山水秀美而已，更在于其文化内涵之深厚独特，为它处所不可替代也。

其它诗文关乎天姥山的尚

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说明天姥山之方位在剡中，不在台境，是一致的，从来没有异议。而且，本文仅引用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几位大诗人诗文，已经足够说明这一点。

剡中，原来是剡县的一部分，今天为新昌嵊州境内，故许多李白梦游诗的注释中，都有天姥山在剡县南八十里或五十里的说法，在新昌与剡县未分割单独建县之前，其说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至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吴越王钱鏐时，析剡县十三乡建新昌县以后，如新昌县志所云：凡剡中佳山水石雕弥勒大佛的历史文物价值一文所言：“开出一系列名单，有重要意义。数点一下这些人物，当时宗教文化界一代名流，王谢大族中的才人集团，几乎网罗无遗。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时代思潮支配下，他们都聚集到新昌的灵山秀水之间来了。这就使得新昌这样地处山陬的弹丸之地，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成为文化传统积累十分宏富的地方，流风余韵，影响极为深远。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是对浙江包括越中及其剡中文化底蕴的了解十分深入而透彻的，从这篇禅院记中即可见一斑。这还不说，就此篇文章开头，即把剡中沃洲天姥并列为东南山水眉目之所在，钟灵毓秀，不可方物，比喻之恰当而精确，非大手笔不能道。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沃洲天姥至于剡中，是须臾不可分离。试想，世上岂有眉在剡而目在台或别处之怪事吗？白居易所言之眉目，意义在山水本身紧密相连，更在于此地在六朝时期高僧名士云集荟萃，钟灵毓秀非特指山水秀美而已，更在于其文化内涵之深厚独特，为它处所不可替代也。

如今，因为旅游事业的需要，颇多地方出现争天姥山的现象，如仙居也提出韦羌山原名天姥山的说法，并广为传播。如果离开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天姥山诗文而徒然以其地名而论，历史上名天姥山者或许也有多处，但与上述名人尤其是李白梦游诗相联系而须臾不可分离的东南文化名山天姥山则只有浙江新昌一处。



礼让斑马线 文明在路上